



袁博 著



狼群的覆灭

LANGQUN DE FUMIE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袁博

1991年生于深圳。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研究生。

擅长动物小说创作，被誉为“动物小说王子”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火烈马》《大漠落日》《一个深圳的童话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车水马龙》等，在《东方少年》《芳草》等多家刊物发表作品80余篇。

曾获冰心儿童图书奖、深圳青年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大漠落日》被改编为52集动画片《鸵鸟太阳雷》。

狼群的覆灭

LANGQUN DE FUMIE

袁博
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群的覆灭 / 袁博著. --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12
ISBN 978-7-5376-6837-8

I. ①狼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7344号

丛 书 名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旷野系列
书 名 狼群的覆灭

选题策划 温廷华 董素山 书籍设计 王 鹏
责任编辑 孙卓然 高 瞻 绘 画 花离半工作室
美术编辑 季 宁

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电话 010-87653015 (发行部) 传真 010-87653137 (发行部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×1360 1/32
印 张 5.5 彩插 0.125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6-6837-8
定 价 18.00 元





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中短篇动物小说集，书写不同环境下动物的生存处境，颇有哲思意味。

随着森林消失，狼群土崩瓦解，变成了一条条寄居在城郊垃圾堆旁的狗——《狼群的覆灭》。

暮年的老虎拼尽全力与豺群搏斗，维持了自己生前的尊严，到头来却仍旧化为秃鹫爪下的玩物——《虎倒威散》。

生来残疾的逆翼鹰无法成为天空的征服者，在跌落悬崖之后，意外地成为了大地的子民——《逆翼鹰》。

螯虾兄弟在深海中搏斗，淘汰弱者是为了延续种族的生存，死亡等同于新生——《生死螯虾》。

出生在猫窝里的田鼠既做不了猫，也做不了鼠，却恰恰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——《一只了不起的老鼠》。

.....



目录

忧伤崖的狼	1
草狼	41
狼群的覆灭	59
虎倒威散	69
逆翼鹰	79
生死螯虾	88
遭遇战	92
野兔土丘	97
喜鹊的希望	110
母鱼赤尾	118
驯鹿迁徙时	122

一只了不起的老鼠 131

自然博物馆 狼 160

我与动物小说一起成长 163



忧伤崖的狼

1

已是数九寒天，树叶都落尽了。

百丈高的忧伤崖孤零零地耸立在北方的海角。

连日骤降的温度冷却了蓝色的海浪。近岸数里的地方，海水结成了凝滞的冰。

而远方海的深处，传来的是永不停息的北方海的搏动，是震撼着冬季沉寂的海岸线的最壮丽的声音。寒风从正北边的海心掠过，卷起湿重冰冷的水汽，拍打在面海而立的孤崖，形成雪，成为在北风中狂飙着、怒号着、沸腾着的暴风雪。

忧伤崖，千百年来承受着暴雪的侵袭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雪国。数场连绵而至的雪将青黑色的忧伤崖染成了白色，恰似一个皓发苍苍的老人。

雄狼乌伦古伫立在山崖的高处。抬眼望去，天和海都是灰色的，灰蒙蒙一片。

天就要下雪。

乌伦古向身后的山洞望望：妻子埃蒂雅在温柔地帮窝里的三只小宝贝梳理着毛发。连日的饥饿，使小狼崽们习惯性地陷入沉沉的睡梦中。父亲的天职，使乌伦古意识到，它必须外出寻找食物了。

它眷恋地望了望妻子、儿女，踏入萧瑟的北风中。

风，自西北方吹来，自故乡的方向吹来。从风里，乌伦古隐隐约约能辨识出故乡的气息，只是风里夹杂了过于浓重的海水味。

乌伦古和妻子埃蒂雅来自天似穹庐的阿尔泰大草原，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所的“狼群回归”计划使它们双双从漠西大草原来到了这片海隅山岗。在忧伤崖，狼群已经绝迹了一百年。于这片曾一度别称“狼嗥之山”的山岭来说，这的确是一次“狼的回归”。但于乌伦古而言，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，是对故乡的永别。

所幸的是，乌伦古与自幼在狼群中一起长大，它所爱的妻子埃蒂雅一起来到这里，并在这里生下第一胎狼崽。

从此，忧伤崖有了狼的嗥声，成为了狼的土地。

只是，叩击着陡峭的绝壁的海涛声，常将乌伦古从睡梦中

惊醒。每当这时，它会踱到忧伤崖的最高处，向着明月低低地仰头倾诉，唱起一支仅属于狼的歌。

2

来这里已经半年了，乌伦古基本掌握了在这里的狩猎技巧。只是由于近日的积雪太深，白得耀眼的雪花已经淹没了猎物的踪迹。

寻寻觅觅。

“嗷——嗷！”山上传来急促的嚎叫。

是母狼埃蒂雅的叫声。

乌伦古警觉地竖起耳朵。“呦——嗥，呦——嗥！”山岗的方向上传来格外刺耳的器叫。器叫声此起彼伏，如划破空气的阵阵鸣矢。

“呦——嗥！”

于乌伦古而言，这是一种使它从本能上厌烦的声音，也是一种弥漫了白色恐怖气息的声音。虎啸、鹿鸣、马嘶、狼嚎、豺器……尖得刺耳的难听声音，只能属于豺。

自古以来，狼很少听到豺器，豺极难听到狼嚎。两种动物尽管分布地域相似，却很难相遇——有狼的领地必然没有豺，

有豺的领地必然没有狼，若是相遇，血战则不可避免。

由于所处的生态位置近乎完全重叠，狼与豺生来即是不共戴天的敌人。所幸的是，狼和豺的生活领地在几千年前就已在祖先们血腥的争斗中划分好。狼有狼道，豺有豺道，二者间井水不犯河水。

豺的个头儿，介于狼和狐之间，比狼矮得多，身材却不像狐狸一样匀称，显得有些猥琐。然而，豺这种在丛林中看似不起眼的动物，居然使猛虎都得敬畏三分。

豺，喜好结群行动。

尽管狼也会组成群体，但除灾荒年份外，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活动。而豺，动辄即形成几十匹的大型群体。在阿尔泰山，乌伦古曾亲眼目睹一群豺在冬季围捕有“雪山霸主”之称的雪豹——将雪豹的肠子、内脏一齐从肛门掏出，把雪豹撕碎，最终分食得连骨头也没剩下。

在难以寻觅到猎物的冬季，危险的豺群显得异常疯狂。

北风从山冈扑向山谷，随风而至的是阵阵似笑声而非笑声的豺嚣。

乌伦古如触电般扭转头颅，左突右窜，登上忧伤崖。雪，落在乌伦古的背脊，立刻炸开，散落一旁。狂飙中的乌伦古恰



似一道劈开白色雪原的漆黑闪电。

白雪冰封了忧伤崖的通道。崎岖的山间小道上，路程如此的漫长……

乌伦古终于登上了忧伤崖。

眼前，是纯粹的土红色，是豺的颜色。

妻子埃蒂雅已经不见了。豺，在撕扯、争夺着三只狼崽的尸体。

乌伦古僵立住，有种晕眩感。

记忆，如同破碎的残片，在脑海中散去、炸开。

晴日里，草原天阔云低。那时，它和埃蒂雅都不到一岁，在一起追逐一只白色的粉蝶。粉蝶翩跹而过，渐渐升高，飞入天外它们看不到的地方了。

黄昏时分，草原传来遥远的马蹄声。狩猎过后，它与埃蒂雅相视而笑。夕阳下，埃蒂雅修长的身姿显得格外妩媚，慵懒的神态却又似一匹还没睡醒的圆滚滚的狼崽。

在忧伤崖的山洞里，它们的小狼崽出生了——很像埃蒂雅幼时的样子，可爱而机灵。它第一次体会到做父亲的感觉……

“呦——呦——呦！”声声刺耳的豺嚣将乌伦古从半晕厥状态中拉回了现实。豺群跃动着，仰天嘶器。

当豺群兴奋时，总是喜欢聚成一团，嘈杂地向天狂吠一气。狼，也会嗥叫，但只在深夜向着满月长嗥，发出寂寞而高贵的长嗥。

乌伦古的面部表情因扭曲而急剧变形。

突然间，天地间的一切都格外明晰。

再也没有了埃蒂雅，再也没有了家，再也没有了故乡。

在黑漆漆的冬夜，一只只丑陋的豺睁大绿幽幽的眸子，向乌伦古步步逼近。

乌伦古立在山崖边的隘口，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一对对绿幽幽的“灯笼”。

可笑的豺。

乌伦古长长的獠牙从扭曲的嘴唇后露出，在漠漠夜色里泛着冰冷的寒光。

“嗷！”一声低沉的狼嗥。